今日美國婦女

陳 安

你若在紐約上班，每天乘坐地鐵，就會發現乘客中有一半是女性。她們有的已是妻子、母親，有的尚爲單身，每天都離家去工作。這與三、四十年前不同，當時上班高峰時刻的地鐵乘客大約只有三分之一是婦女。

婦女的工作權利是婦女們自己爭取得來的。有一百六十多年歷史的美國女權運動，一波又一波，爲婦女們既贏得了選舉權，也贏得了工作權利。據調查統計，現在大多數美國家庭的收入，丈夫和妻子各佔一半，而且往往是由妻子主管財務，當家庭「會計師」，掌有購物決定權。男子出現在廚房，如今已不再稀罕，也不再覺得羞臊。所以如今有不少女子說，她們比她們的母親生活得好，既能在經濟上獨立，不必依賴丈夫、看他們的臉色，而且男人也能分擔部分家務，不再是飯來張口的老爺。大多數男人則說，他們比他們的父親生活得舒服，因爲妻子在外工作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。你若再到美國大學校園去看看，你會驚奇地發現，三、四十年前男、女學生的比例是六十比四十，如今已倒了過來，成了四十比六十。法律和醫學學位，現在有近一半給女學生們拿走，而在一九七〇年，男學生要拿走百分之九十。

婦女們的社會地位也顯著提高。原來聯邦政府高官沒有女人的份兒，如今已先後有多名女國務卿、女大法官、女部長。女總統候選人的出現也說明美國有朝一日會有女人成爲白宮的主人。八所常春藤名校現有四名女校長。二〇〇九年諾貝爾獎得主有五名是美國女子。

美國婦女有了更多自由、教育和經濟權，儘管如此，據《時代》雜誌最新民意測驗，她們卻並不覺得更快樂。爲什麼？民意測驗顯示有衆多複雜原因。有三分之二的女子認爲，男人們仍然不喜歡家裡或公司裡掌大權的女人。女人當老闆，男人們不一定喜歡，女人們更覺得寧願要男老闆。有了孩子後，女人更加辛苦，有的就覺得還是留在家裡當「四分衛」（橄欖球賽組織進攻生活給每個人都增添了壓力，在家裡比外出工作舒服。全球經濟的現代化者）的女人工作時間就更長。也或許有些女人變得更實事求是，因此現在敢說「有權但並不更快樂」。

這種有權後的不快樂，尚未有人從理論上加以透徹分析，有人就只好說，女權運動本來就不是一場關乎幸福快樂的運動。《時代》雜誌的結論是：「如今不再是男人的世界，也不是女人的王國。這是一個合作公寓，有內部章程，常進行談判，期望利益平等分享。」

靜聽《海沙》的傾訴

許定銘

陳凡（一九一五至一九九七）是香港著名報人，他抗戰時期加入《大公報》，由記者做到副總編輯，主編了相當成功的副刊《藝林》和《文采》。他也是天才橫溢的老作家，以周爲、夏初臨、阿甲……等筆名著述超過千萬言，包括新舊詩詞、小說、雜文、通訊，在書法和繪畫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。陳凡逝世後，紀念的文章不少，但少有談及他建國前的創作。賈植芳的《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》較齊，指出他建國前結集的有散文集《無華草》（桂林立體出版社，一九四三），《革命者的鄉土》（廣州時代社，一九四七）和小說《淚是這樣流的》（香港南國書店，一九四八），但還是遺漏了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《海沙》（桂林今日文藝社，一九四二）。署名周爲的《海沙》是僅有一一八頁的土紙本散文集，分上下兩篇，上篇收《懷海篇》、《天象篇》、《蟄居之什》、《冬夜二題》……等十七篇散文詩，抒發的都是詩人內心的憂鬱和遊子思鄉的情懷；下篇收較長的散文《海的故事》、《井》、《夜間的來客》、《樹》……等九篇，多爲懷人記事之作。作者在《題記》中，說他和千千萬萬人一樣，都是渺小的沙粒，卻能發出微弱的聲音，並願這些細沙粒能閃出海的光芒！

且讓我們細聽海沙之傾訴，靜賞不凡的美文！

周爲著《海沙》

讚美的建築

方 元

維也納的聖查爾斯大教堂是一座「讚美的建築」。這座巴洛克風格的大教堂既艷麗又雍容爾雅，雖然已有兩百八十年的歷史，但漫長的歲月毫無磨損它的美貌。作爲皇帝的許願教堂，它在奧地利的地位和藝術成就相當於北京的「天壇」。在去維也納之前，我多次在書上看到它的圖片，據說這座十八世紀的巴洛克教堂帶有中國建築的元素，這令我非常好奇，很想親眼證實這個美麗的傳說。

大教堂的設計師是菲舍爾，他是奧地利十八世紀最重要和最有影響的藝術家，他開創了奧地利巴洛克建築的新時代。他年輕時在羅馬學習建築，爲他日後的成功打下堅實的基礎。回奧地利以後，他當上宮廷的建築師。由於這種御用的地位，因而他設計的建築總是充滿了喜慶的頌歌：在宗教建築中，他讚美上帝和聖人；在世俗建築中，他讚美帝王和貴族。所以他的建築都是「讚美的建築」。

巴洛克風格很適合表現「讚美的建築」，它把雕塑、繪畫、音樂以及各種藝術元素混合成一個壯麗歡騰的場面。然而，任何新風格在開始的時候總會遇到懷疑和反對的聲音。由於基督教推崇樸素和謙遜的生活態度，因此人們認爲巴洛克的藝術形式過於奢華艷俗，令人耽於聲色，與宗教的教義是矛盾的，於是反對把它用於教堂建築。不過，菲舍爾設計的巴洛克建築能夠做到華麗而不失莊重，成功地說服人們相信，那些浪漫的動感曲線和豐富多姿的裝飾不但不違背教義，而且能增加人們對上帝的熱愛。

菲舍爾高超的技巧實在令人佩服，他不單有豐富的藝術形式，而且把多種不同的文化元素納入在一個屋頂之下。深厚的功力基於淵博的學識，菲舍爾爲了探索建築藝術的真諦，走遍意大利、普魯士和荷蘭等國，並把研究成果寫成學術著作。他還寫了一部世界建築史，內容包括了伊斯蘭、印度和中國。因此在設計大教堂的時候，他能夠從多種不同的文化中獲取藝術靈感。那座高大的門廊令人想到古希臘的神廟，球面屋頂則顯然是繼承古羅馬的傳統。奇妙的是，正門兩邊的圓柱雖然是摹仿古羅馬皇帝圖拉真的紀念碑，但布局的方式讓人明顯感到伊斯蘭建築的影響。

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那兩座三層高的門樓，據說菲舍爾的設計靈感源自中國古建築。恐怕每個見到它的中國人都會對此產生疑問。不過，在十八世紀的歐洲，所有花巧的設計都被當作中國藝術。對歐洲人來說，中國的建築就是「巴洛克」。即使今天，奧地利人仍覺得這兩座門樓充滿東方的情調。由此可見，同一概念的「東方」，在西方人和東方人的眼中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「東西」。那麼，東西方之間到底有多少諸如此類的誤解呢？

廣義上講，建築師都是「御用的」，都是爲了讚美而工作。儘管上帝與帝王不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角，但每個時代、每個社會仍需要「讚美的建築」。不過，由於時代和社會不同了，讚美的對象和內容也不同了，因此需要不斷地尋找和創造新的建築語言。二〇一〇年在上海舉辦的「世界博覽會」將是當代各國「讚美建築」的一次大展覽。我們等着瞧吧！

沉默的留言

李憶君

一

戰爭，對於我們這些出生在太平盛世的人來說，確實是很遙遠的事。

戰爭是群體悲劇，帶給人類無盡的傷痛與毀滅。歷史學家說，人類面對戰爭，應該感到失敗。因爲這是人類跟自己抗爭中的失敗！不管是哪一方，都從來沒有勝利過。人類在這一方面，應該要有更多、更深切的反思——而物種絕滅，河水斷流，冰川融化，大地變爲荒漠，青山綠水不再……這都並非遙不可及，而地球恰恰正是如此眞實、如此逼近地轉化着……如果這是詛咒，既不是魔鬼的發言，也不可能是上帝的宣判，而是人類自身的悲劇。

有一個詞，痛定思痛，是表述戰爭時的慣用詞。是告誡後人不要忘記前人所犯下的錯誤，並從痛苦中吸取教訓。然而。這也是明顯扯遠了……沒有經歷過的，又怎麼可能有記憶呢？沒有記憶，如何「思痛」？

百年以來，世界經歷了兩次大戰。那戰火燃燒的歲月，那教人神崩魂碎的瘋狂屠殺，竟已是上個世紀的歷史陳跡了。儘管生長在那個世代，經歷過戰爭至今仍有人活着，但總覺得正義是被竄改了的，因爲歷史選取了沉默，甚至沒有發出疑問。而那些所謂的近代史卻早已離我們遠去，尋不回來了……是人類對戰爭已無話可說？抑或是不知該如何去面對？

二

我至今仍有點疑幻疑眞，不敢相信我已從雲南騰衝的國殤墓園歸來。當日參謁那個墓園的感受，至今仍梳理不出來。只記得當時面對那麼大的一片墓地時，我不知所措。這之前，也去過一些公墓，也曾看見過成行排列的墓碑，卻無法將眼前的墓園當成概念中的墓園。

那天，我們一行三四十個人，也跟許多人一樣，都是滿懷着崇敬與拜謁之情前往獻花的。當大夥列隊朝着忠烈祠緩緩前進時，在那極其莊重與肅穆的氛圍中，我突然記起台灣詩人羅門的詩句：「超過偉大的，是人類對偉大已感到茫然。」

那是羅門寫戰爭題材最著稱的詩作《麥堅利堡》的副題。其實我一直都不是記性好的人，實在也有點驚訝於自己的記憶力，怎麼會在瞬間記起塵封已久的事呢，（許多年前羅門應邀來演講，我是那場演講的主持，他曾向我描述過麥堅利堡。）且還是一首詩！對此，只好將之視爲一次突然被喚起記憶的經驗吧。不然還會有其他的什麼原因嗎？

麥堅利堡是一座巨型的墓碑群，在菲律賓的馬尼拉灣。那裡埋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陣亡的七萬名美國士兵。在靠海的廣闊草坪上，靜靜的豎立着七萬座大理石十字架。海是一如既往的碧綠，但那種寂靜使人惆悵。七萬無疑是一個龐大的數目字，但數據需要依據和力量。當你站在草地上，你的驚訝是一種無法言語的震撼！原來，七萬是這麼大，這麼多！於是詩人便寫下了這樣的詩句：「麥堅利堡是浪花已塑成碑林的陸上太平洋 ／ 血已把偉大的紀念沖洗了出來 ／ 戰爭哭了 偉大它為什麼不笑」

偉大它爲什麼要笑呢？自古以來，戰爭和偉大都是各自涇渭分明的，合一了它的只是人類的假借名堂與貪婪。與其詰問偉大爲什麼不笑？不如反問偉大爲什麼要笑吧。

如果說戰爭是偉大的，那麼烈士塚則是悲哀的例證。我不由一陣鼻子發酸……來到英烈的故鄉，我這算是瞻仰呢抑或是來上一堂現代戰役的歷史課程？我眞的不知道。

三

這麼大的一座墓園，墓碑從山腳一直鋪展到山頂上，卻擠擠挨挨的排列得這麼緊縮、這麼局促，不是很讓人驚訝嗎？

芳草萋萋，我久久地凝視着。這裡到底埋葬了多少忠骨呢？其實我眞的不該問的。因爲數據是騰衝人民心中永恆的痛。那場收復騰衝的戰役，歷時四個月。在整整四十二個晝夜的攻城血戰中，三千三百四十六員遠征軍將士就這樣地死去了（不，不應用死這個字，應該是「壯烈犧牲」），永永遠遠沉靜地躺在這裡，一如羅門詩中所描寫過的：「神來過 敬仰來過／你們是不來也不去了／靜止如取下擺心的表面」

是的，你們是不來也不去了。

可不是，所有來過這裡的人，不管是帶着怎樣的崇敬而來，也不管隊伍是如何的浩蕩，總是一下子湧來，喧騰地熱熱鬧過一陣子，然後很快又離去了。只有躺在這裡的人，你們是哪裡也不去了。風來過，雨來過，噼噼啪啪地發出清脆的聲響，墓碑上應該還有一縷輕輕的迴音纏繞……我們拾級而上，然後在山頂上的紀念塔旁散開，有人居高臨下，選取了最好的角度，然後俯瞰這片最爲悲壯的「名勝地」；有人舉頭仰望高高的紀念塔，一面對照已知的資料：塔是用騰衝特有的火山岩砌築的；玄色，方身錐頂……原來啊，火山岩是這樣的！發出聲聲稱嘆，算是見識過了。然後再仔細地讀了騰衝抗日紀要銘文，也順便欣賞蔣中正的文采和李根源的書法。而我，有生以來，第一次那麼近距離地凝視着那麼多的墓碑。當我讀着那一個個的名字時，不禁感慨萬千：這些戰士除了名字，還剩下什麼？一種肅然起敬之情在我的心中升起。然而，這肅然起敬卻又是充滿哀傷的；它讓我領略到那是生與死的對抗，是生命與死亡撞擊出來的迴響。

的確，國殤墓園，它獲得天下的崇敬。但那個數據，卻是一道永恆的傷口，在無數人的夢魂中長久地哀哀地回盪着。對比之下如果說戰爭是偉大的、神聖的，那麼烈士塚則是人類悲劇的例證。而國殤墓園則是沉默的留言，在蒼茫暮色落日晚照之中爲蒼生留言：戰爭不是上帝的惡作劇，而是人類自導的悲劇！

聖查爾斯大教堂（攝影）方 元

沒有矛盾製造矛盾也要做

周雲龍

內地電視裡播出一條新聞，某負責官員到某社區視察，男女老少夾道歡迎，場面熱烈、感人。其間，負責官員與老百姓隨機的一段對話，更是自然、親切，全無官話、套話。

有些感動。官民互動的場面見過不少，當然，也是在電視上，卻很少見過這樣鮮活的現場。正在感動中，有消息靈通人士揭秘：那些群衆都是精心挑選、安排的！想想也是，負責官員蒞臨社區，安保工作當是滴水不漏，一般人進得去嗎？

忽然一想。電視上假的東西越來越多，多年之前，有人就明明白白宣稱，看電視新聞只看體育頻道，因爲那裡面沒有什麼假的。而現在，體育賽場上，假球、黑哨、興奮劑……花樣已是層出不窮。以眞實爲生命的新聞、社教節目，更是頻頻出現杜撰的環節、情節，甚至是虛擬的人物、對話，當然，一般觀衆不會看出其中的假、其中的詐，那些節目裡，受訪對象可能是一個專門找來的，談話的嘉賓其實是請來的表演系的學生，知情人或目擊者往往是僱來的群衆演員，那些吸引人眼球的現場衝突，大多是編導的刻意設計與編排。仔細想想，思維正常的人會到電視上、到電視台的演播室裡說出自己的家醜、隱私、性事嗎？仔細想想，那些盯梢、爭執、哭鬧的場合，電視台記者怎麼可能都正好在現場，而且被允許拍攝、被允許公諸於衆？事實上，那些津津樂道者、滔滔不絕者、聲淚俱下者，不過是完成一次商業演出而已。應該說，那些節目確實吊人胃口，足以激發人的窺視慾望，可以有收視率回報。因爲如此，越來越多的編導開始達成一種共識，新聞故事本身有矛盾要做，沒有矛盾製造矛盾也要做！

製造出來的矛盾，不是硬做，便是瞎做。同樣是電視上的造假，同樣是不容易看得出來的造假，背景還是有些不同的。時政新聞裡的人造現場，與電視人並沒有太大關係，往往是因爲某些部門某些領導的不自信，他們總是擔心自發的群衆自發地說話會說出實情、捅出簍子、惹出麻煩，最終會影響到他們的升遷；社教節目裡的捏造情節，表面上看是忽悠觀衆，其實是爭奪收視份額，是電視人赤裸裸的利益衝動。朋友開了一家飯店，說實話，現在到外面吃飯，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，菜可能有農藥殘留，米可能是染過色的，油可能是地溝回收……想想就有些害怕，面對琳琅滿目的商品，現代人有時眞的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放心吃的。

不過，在與朋友聊天時我才知道他們的「行規」，飯店的老闆現在對原材料、配料、佐料的進貨關，其實都把得很緊，他們不敢在質量上有所懈怠，因爲飯店不可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，它只要開着，就要不斷吸引顧客前來就餐，如果質量安全上出了問題，不是自砸招牌嗎？所以，他們一些配料、佐料都堅持從大超市購進，一點不含糊。

餐飲業的「較眞」，當然也是爲了賺錢、賺更多的錢，換一個時尚的說法叫做：可持續地發展，而電視台，作爲一個公共文化平台，賺錢首先不應該是第一位的，即使要賺錢，也要持續地賺，怎麼能置職業道德不顧，幹出那種偷奸耍滑的事呢？而且，業界偏偏有人以偷奸耍滑爲榮，這世界也變化太快了。開飯店和做節目，不是一回事，扯不到一塊兒。

不過，一個給人「口福」。一個給人「眼福」，既然是「福」，那就不能摻雜使假，假的、劣的，那是「禍」了，現在未必看得出，但以後絕對逃不了。

立冬時節

鄧榮河

本月七日是立冬。在北方，立冬是個坎兒，是個令世間萬物遮蔽起鋒芒隱藏起輝煌的坎兒。因此，古籍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說，「冬，終也，萬物收藏也」。

隨着冷風鋒芒的一天天銳利，北方或金色或綠色的童話們便再不敢光天化日下盡情招搖。所有的童話都化作夜晚孩子們床頭上的焦急——渴望着「哧溜」一聲鑽進被窩，渴望着整個身子從頭到腳的暖和。立冬的到來，令很多故事爭搶着從門外鑽進門裡。於是，很多故事有了溫度沒了風度。

立冬後城市的夜也開始變得有點臃腫，怕冷的人兒早已穿上了冬裝，帶着小刀子的冷風逼迫着夜行的人兒急匆匆奔赴溫馨的誘惑……燈火搖曳的窗外，崇高着一隻沒有睡意的夜鳥。鳥兒從遙遠的鄉下飛來，鳥兒帶來土生土長的急切——天冷了，有多少人會想起鄉下田間的稻草人爺爺，有多少人想着明早去給他披上一件外衣。哪怕是一件蒙塵的寒暄，哪怕是一件襤褸的問候……

太陽緩緩地升起來了，田間光頭凸腦的麥苗們倔強着難得的新綠。纖纖的麥苗呀，你到底能堅守住多少攝氏度的溫情？到底能抵禦住多少級的來自西伯利亞的執著。沒有根基的雲兒不知道，餓着肚皮的羊兒才是知音——麥葉兒凍焉的日子，也是羊兒們一年中最難熬的歲月。牧羊老人用鞭子輕輕地抽打着覓食的羊群，一下下盡是些冷嗖嗖的焦急。

枝頭那枚勇士般的枯葉，再也經不起寒意的一次次進攻——跌跌撞撞，一頭從枝頭栽下來那份沒有了激情的光榮。勇士一下子就老了，且患了老年癡呆症……相對來說，立冬對南方世間萬物的影響遠沒北方明顯。不過，也並非個個無動於衷，諺語云：「西風響，蟹腳癢，蟹立冬，影無蹤」。

馬齒莧

季旭東

馬齒莧是一種野菜，因其葉狀如馬齒而得名。馬齒莧是以莖匍匐於地面生長的。它很潑辣，無需澆水施肥，在溝畔路邊也能長得很好。不怕曬是馬齒莧的一大特點，按民間的說法，當年后羿射日時，剩下的最後一個太陽是藏於馬齒莧下才得以逃過這一劫的；因此太陽也就對馬齒莧格外客氣，輕易不將其曬死（其實馬齒莧只是抗曬力強，若曝曬時間過長也還是會被曬死的）。有些地方的百姓還稱馬齒莧是太陽的舅舅，馬齒莧因而又被稱爲「曬不死」。

馬齒莧味微酸而不苦，因而也是一種受百姓歡迎的野菜。它可以在被洗淨，經開水焯熟後，加葱、麻油及鹽涼拌了吃，也可以炒了吃，還可以做成餃子和包子的餡料或製成乾菜。這種菜給我的印象較深：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內地鬧饑荒時，我也曾去野地剜過馬齒莧，供母親摻在米裡做菜飯，以節約一部分糧食。那陣子，馬齒莧可是救過不少人的命的。不過由於馬齒莧是野菜中味道較好的一種，家家都剜，所以後來也就很難剜到了……

馬齒莧不僅能食用，而且它還有着很好的藥用價值。古醫書《本草圖經》稱馬齒莧爲五行草，能入藥。明代名醫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說馬齒莧有「清熱、解毒、攻血、消腫」等療效。

據說唐憲宗年間，川西節度使韋皋病逝，其手下悍將劉闢叛亂，唐憲宗遂遣宰相武元衡出任川西節度使平叛。孰料武到任後，腿上竟生了個大瘡，並且因感染而反覆發作，疼痛難耐，弄得武元衡無法執行皇上的使命，整日唉聲嘆氣。一天，一位新來的廳吏來到武府，見狀並問清原委後，即爲武開了一方。這個方子的要點便是採新鮮馬齒莧一大把，搗爛後敷於患處，每日以新換舊一次。武元衡照着做了幾天後，病就好了，而馬齒莧有清熱解毒功效的消息也不脛而走，傳遍天下。

馬齒莧入藥不僅可以外用，也可以內服。在民間還有個內服馬齒莧治痢疾的故事。相傳古時有戶人家有三個兒子，家中長者鑒於老大老二已婚，於是也給老三買了個十四歲的童養媳。這家人除二嫂外，對這個童養媳並不好；他們讓她幹重活卻不讓她吃飽，還動不動就打罵她，唯有二嫂同情她，總是處處護着她。

有一年，村裡鬧痢疾，小童養媳也未能倖免。公公婆婆見狀便將她趕到菜園茅棚裡住着等死。想到自己命運的悲慘，童養媳想投井一死了之。這時二嫂偷偷地來給她送飯，見狀便勸告她生活之路還長，萬不可尋短見；還告訴她以後每天偷着給她送飯，並答應爲她悄悄地請個郎中治病。這樣，小童養媳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氣。可是第二第三天，童養媳卻並未見到二嫂前來送飯。這時，她雖然餓極了，但因怕公婆打罵而不敢吃園子裡的菜。於是，她就掐長在地邊的馬齒莧吃。一連吃了幾天後，童養媳不但解決了飢餓的問題，而且連病也好了。當她回到家時才發現二嫂已生病在床，而家中其他人都已病故。這時，她心裡一動，感到吃馬齒莧或許能治療痢疾，便立刻採來半筐馬齒莧煮了給二嫂吃。幾天下來，二嫂也痊愈了。如此一來，馬齒莧能治痢疾的事便逐漸在民間傳開了……目前，馬齒莧的藥用價值已明確地載入了《中藥大辭典》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》。

時下，吃野菜已成爲城市居民們的一種時尚，甚至一些高檔飯店的菜譜中也將野菜赫然列入，馬齒莧也因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居民或飯店的餐桌。不過今天人們吃馬齒莧等野菜是嘗鮮，是細細地品味；這與我小時候，以馬齒莧等野菜摻在米裡做菜飯度饑荒，狼吞虎嚥地吃是大相逕庭的——今天吃是享受，而過去吃卻是活命。